



山路蜿蜒。



山石眺望。

凡野

◎刘娅灵 文/图

小朋友说，墨尔多山的石头太沉，沉得差点把今年爬山的念头都压灭了。她说这话时，正趴在车窗上看云。云很轻，轻得像要飘进车里来。八月的榆磨路，车子顺着榆林沟的起伏蜿蜒而上，窗外有从雪山顶上滑下来的风，吹得人眯起眼。

路过那片采过野韭菜的山坡，舌尖忽然泛起一股熟悉的香。那是腊肉与野韭菜在蒸笼里久别重逢的味道——记忆比脚步更快，先到了胃里。再往上，灰白的石头渐渐染上了铁锈红，玛瑙似的散在路边，大大小小，不慌不忙地晒着太阳。我们停车，蹲下来看那些石头，像看一群沉默的老朋友。

行至雅家埂垭口，云层层叠叠地拥过来——厚墩墩、白茸茸地堆在蓝得澄澈的天上，映着远处群山的脊线。垭口旁的海子在雪风里微微颤着，波光细碎，像谁撒了一把碎银子，又像是山在轻轻呼吸。

野马海子的入口就在前方几百米。沿着缓坡往前走，手机指南针显示海拔3915米，呼吸却并不觉急促。越过一道山脊，忽然看见前面散落着许多彩色的小点——是徒步的游客，登山杖点地的声音和急促的呼吸声，轻轻叩着寂静。云在他们的头顶，山在他们脚下，“征服”一词从眼前飘过，觉得它有些重了。

我和孩子大概是被半个多月前墨尔多山的远路和高海拔“洗”过一遍，脚下竟觉

轻快，不一会儿便将游客们抛在身后。孩子走在前面轻跳，像一枚被山风拨弄的音符。过了此行最高点，她回头看我，脸上薄薄一层汗，眼里藏着一丝没说出口的得意。我没说话，只听见若有若无的水声从前方传来，叮咚、叮咚，是石缝里渗出来的那种清亮。

泥泞的路上有马蹄踩过的凹痕，我们也不避了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转过一块大石，海子便整个扑进眼里来——

碧，是第一眼的印象。那种绿，是山影浸在水里、草色融进波里、天光滤过云层之后沉淀下来的绿。

铁皮屋里飘出炸土豆和泡面的香，热腾腾地撩人。等一碗热食下了肚，人才安静下来，坐在海子边慢慢看——山倒在水里，水抱着山的影子，像一对互不惊扰的故人。

云开始往上飘，我们便起身返程。走出一公里多，才遇上那群气喘吁吁上来的游客。孩子这回没再得意地望着我，只是脚步更快了些，下山时她快乐地喊了一声：“这是八卦赶蝉！”轻快得像要飞起来。

到终点时，一看手机，近五公里耗时仅两个多小时。

车发动的那一刻，我回头看，野马海子还静静地卧在山坳的云里，波澜不惊。它只是在那儿，用一汪碧水，把所有的匆忙和“征服”都洗得温和了。

山不欺人，海不藏野，万物便都温柔以待。



一丛丛大黄棠吾。



野花轻舞。



野马海子。



山石有致。



攀登而上。



一水盘山。

诗书影话

数字时代的沙之书

◎阿眉

博尔赫斯有一篇题为《沙之书》的短篇小说，少年时初读后就念念不忘。小说中写了一本“像沙一样，无始无终”的书。那书没有首页，也没有末页，页码和书页是随机出现的，读者永远找不到它的开端，也望不到它的尽头。这篇小说发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，那时的博尔赫斯已然双目失明，却以惊人的洞见预见了一种属于未来读书人的恐惧与诱惑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，至今还会在读书时想起这篇小说，觉得手中的电子书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“沙之书”的存在。每每读完一本书，回到书架页面，手指滑动屏幕寻找下一本时，一片薄薄的屏幕后面，藏着无穷无尽的文字汪洋。指尖轻划，一屏翻过，又一屏出现，没完没了，无始无终。理论上，它可以装进全世界有史以来文明产生的全部书籍——所有泛黄的典籍，所有绝版的诗集，所有尘封的史料，都能挤进这片方寸之间的虚空里。浩如烟海不再是比喻，而成了冰冷的现实：多到一个人终其一生，也无法全部读完。

也许有些人会像《沙之书》里的“我”一样，为此心生焦虑与恐惧。那种面对无限时的无力感，那种永远追赶不上的窒息感，会让人想把那本“沙之书”悄悄藏进图书馆最深的角落，让它被遗忘。然而，对另一些人来说——那些经历过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人——这种“一辈子也看不完”，恰恰意味着巨大的安全感。

最极端的例子，是茨威格《象棋的故事》里那位被法

西斯囚禁的主人公。他被关在一无所有的斗室里，精神濒临崩溃，偶然偷到一本棋谱，便如获至宝，翻来覆去地读，直到把每一局棋都背得烂熟，在脑海里与自己日夜对弈。那本棋谱成了他唯一的方舟，后来也成了束缚他一生的牢笼。若那时，他有一本“一辈子也看不完”的书，那囚禁的黑暗里，会不会多一丝光亮？

这种安全感，还来自每次把以TB为单位的硬盘接入电脑，毫不迟疑地存入一个又一个文件——TXT、PDF、EPUB、MOBI……各色格式堆叠，像囤积坚果过冬的松鼠。试想，1TB空间的电子书换成纸书放进书柜，需要在寸土寸金的都市里占据几平方米的房间？现实中所有的逼仄计较——房价的压力、空间的局促、搬家的狼狈——都在虚拟空间的丰盛中得到安慰。

老派读书人面对电子书实在不必忧心忡忡。他们担心纸质书的消亡，担心油墨香的消失，担心捧书而坐的仪式感被轻薄的屏幕取代。可他们或许忘了，书籍的灵魂从来不是纸张，而是文字本身。如今，虚拟的数字空间，就是我们的藏经楼和天一阁。那些古刹深处的经卷，那些阁楼里不许外借的孤本，如今静静睡在云端，等着我们随时叩访。而拿出手机或电子阅读器，手指轻划，解锁屏幕——一屏之间，就是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藏着万古长夜，也亮着文明的灯火。我们读不尽，却也因此，永远不必担心读到尽头。



甘孜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文化视野

2026年9月11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：边强

8

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

